

好时光（组诗）

巫昂

我不想大张旗鼓地进入你的生命之中（一）

我不想大张旗鼓地进入你的生命之中
我应该像过路的人一样摇摇头
跟你的正面保持距离
和你的侧面保持距离
你的种子在春天发芽
你的心永远封闭
简单说
这明灭无常的烛火它洞悉了所有
又置若罔闻

醉夕阳

用一杯清水
接着另一杯去喝
把鸡蛋打到冰冷的脑浆里
让我们坐下来好好休息一下
在寺庙环绕的所在
你该知道我素无人的心肠
请珍惜我交给你的温情
让它站在吹不到风的地方
睡在光照不到的地方

秒 针

寄居陈博士家的这些日子
在他看来我是个多么奇怪的存在：
护肤、早睡早起、有几天会突然失踪

不确定进食和喝水时间
情绪高度稳定
胶水一样的
躯体
而我自身的钟表精密地运行
浪漫是它的秒针

爱（四）

爱是从对方背后拔出
扎在上面的箭
清理掉血迹
安慰他，今晚你不是独自一人
当他裸身在旷野之中
那个从远处瞄准的人是你
击中他的，也是你

好时光

在海边，好时光无处不在
海的蓝，海除了蓝别无所有
海岸线她乐意存在
海里的每一滴水都没有怨言
这无边的寂静何以存在
这交割、容让、不知不觉
这融合、给予、请稍等片刻
再回拨
如果爱是刻不容缓就刻不容缓
可以稍等或永远等下去

会更像海

嘿，也许

谢谢你

让我这个移动人形看板

恢复了一点温度

谢谢你把我当作一个还活着的人

假如明天见，那么明天

一定会是晴天

风和水全部朝着西方去

我要把所有的零钱

放在你手里

把你们一起放在心里

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

你正横着还是竖着

你中指上有没有永恒的戒指

这位朋友夜半醒来

像往常一样叹了一口气

这位朋友在地球上蜿蜒前行

这位好的、热乎乎的朋友

我要用丐帮的礼仪迎接你

我要用独特的亲吻

覆盖你

激烈的东西不长久

你在尽力而为

写给一个女人一首情诗

你对她的爱没有增加

只是说出来了

她甚至不知道

不愿意知道

激烈的雨过后

天空一无所有

饱满的生活之外

万物齐黯

你不要仅仅满足于剥开一只石榴

石榴包含了秋天全部的血本

猩红，热恋

诗二首

李郁葱

昔日：河边漫步时所思

1

有白鹭或者灰鹭飞起，可以听到
它们割裂夜色的声音，但无法辨别
它们的颜色：一个轮廓
带着往昔的辽阔
从我们的视野里缩小为单纯的鸟
它的鸣啭震颤着我身体里
隐秘的电线，一个打给过去的电话
在激荡的铃声之后无人接听

2

雨会倾诉星期天的虚无
休息日的缺席，多久之前，你所看见的
少年时期。田野站立起来，仿佛
一直就是城市中心的那部分
荣耀和浮华的那部分，这是
一部分的真相：被隐匿起来的面庞
劳作的手似乎还在无形中忙碌
而过去的一切无从触摸，像城市综合体里
琳琅满目的货架，但不能找到你的声音
岁月的喉咙镌刻在地名的影子里

3

驱车无法抵达的黄昏
同样不能抵达夜晚。一阵风
有一阵风的命运，散步得以深入
河流的拐弯处有桥的敷衍
逗号，或者是指示箭头，而鱼

跃起后落入睡眠中的水面，它的涟漪
缩短了我的凝视：那个时候
昔日月亮的清辉，在时间里有些浑浊

平衡术原理

很好，别人的记忆干扰了你的。

——布罗茨基《天气预报的脚注》

1

几乎让人担心，但意外很少发生
他们专注于一个点上，眩晕、陶醉
一种天赋，或者说是学会的技巧
平衡的幽暗术，花园翻腾，眼花缭乱中
他们用递出的舞台打开我们的风景
坡度中的忍耐，在克制中翻新花样
重要的是，身体有一处隐秘的重，在坠落
到达地心引力的牵引，它有小小的
灰色，像我们视觉的盲区：身体脱离了
那种控制，有限的自由，总是有
高度得以腾挪，总是有这样的空间
保持我们的距离，博得我们的视线。

2

游刃有余，我们看到他皮囊的流畅
他的身体里藏着一头猛兽，一头
叫作害怕的怪物，他能够控制住它
而我们不能，或者说我们不能无视于
这种倾斜的悬崖：它注视着我们
一旦看得久了，似乎有黑暗挤入

呵，中枢神经的洁癖，孤立的、突兀的
这些需要保持不偏不倚的站立
比如灯光给了我阴影，居高临下的
俯瞰，也许有鹰的形状，也许
佝偻如兔。鹰兔能够相搏？
在我的影子里，停泊着这种凌乱

3

需要一个局限，比如高度，
以及左右摇摆。黑和白的对比，如果
有延伸的界限，像是突然造访的雪
所引起的感慨，还有惊呼以及抱怨
踏雪者是否需要那冰冷的心
方寸之间一个世界？指尖的触觉
能否抵达内心？我们借助于衣物
来抵御寒潮的侵袭，又在炎热
没有到来的时候被空调所抚慰
得保持一个温度，肉体多么精致！
濒临于一种束缚，像键盘上的敲打
陈述于虚无之物的真实性。

4

远方，不是望远镜能够带来的
距离。它有一种波动来自于
我们对陌生的渴望。像漫长的雨季
催发我们身体里的蘑菇，而持续的干旱
让它们膨胀。非此即彼，但旅行
给予地名恰当的诱惑，犹如狗凝视着
夜色，狂吠，它害怕黑暗把它们
融为一体：我怀抱动物的恐惧
未知的渴望，退缩如月亮的周期
在看不见的地方，它旋转，受制于
地球的重，但并非无声无息
潮汐涨退，事物自有勾连？

5

由于此刻的协议，无言中的默契
他们达成了一致，既不瞻前，
也不顾后。他们是事物的中心
一种稳定的保持，在一枚针尖的

锐利里，有人磨钝了他的波澜
假如简单的说辞可以消遣
这么想来也没错，一就是二
或其他：重在右边，他提起左侧的
虚无；如果重在左边，他移去
右边的影子。他让一只蝴蝶
无休止地梦见，但并不是蝴蝶本身
而他们，驾轻就熟，活在当下。

识物学（组诗）

林宗龙

林宗龙，1988年生于福建福清，现居福建福州。

山中雾气

野猪在灌木丛拱出新鲜的土。
烧木柴的烟，从山中
那片毛竹林升起，
穿过它想穿过的禁地。
有一些我们尚未抵达，
当雾气弥漫在柿子树边缘，
一块散石从山谷滚落
并没有回声。但我们仍然相信
有着美丽斑纹的昆虫，
就像信任一种迷人的局限。
当在潮湿的墓园辨认完
身上长刺的并不是羊蹄甲，
或许我们将会从猎人的口中
获悉一头白羊
暴露在危险中的消息。

虚无的一种

他把皮球踢到一层楼高的屋顶，
一群同龄的孩子，
围在一旁欢呼，这虚无的一种，
在舍弃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时日。

傍晚，空气中烧桔梗的烟火味，
弥漫在芒果树周围。
几条街以外的花巷教堂，

会有祷告的母亲们，
从一棵羊蹄甲的底下经过。

七楼的阳台，我凝视着
逐渐变幻的云朵，那深沉的色泽，
我在一片敞开的湖泊见过。
它从不会消逝。

麋鹿

也许，她有一双透明的翅膀，
当妻子从傍晚的教堂经过，
一条白色鲫鱼
被捕到岸边，横躺在空地
褐色的树枝旁。
湖面在一场风暴后，
平静得像一面婚姻的镜子。
她拒绝停下来，（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阻止她）
绕过棕榈和桉树，
她爱并痛恨的男人，
在湿地的中央。
她飞了起来，她摸到云层中
一片深渊的密林，
一只幼小的麋鹿，
正等着她，慢慢驱散它
周围的黑暗。
也许，那光就来自
她自己。

梦记

从破碎的梦中醒来：
鸟的鸣叫是下水道的，
蒸汽机的轰响，
像从某种情绪抽离而出，

还有更多声音
不被认知。
我孤立并存在于其中。
风刮起时，
窗户砰砰响着。
一个小的秩序，
柠檬桉在保持沉默，
那不存在的反而在建造
更大的旋涡。
我存在并孤立其中，
陆地在移动，
挤压出湖泊、风暴和
我的母亲，以及那个
处在旋涡中心的回声——
“这神秘不是真的
要用一生来强调”

识物学

宝贝，这是“雪”。
羽毛那么轻的可疑之物，
你还未见过的，
它落在剧场外的椅子上，
医生，刚从那扇铁门
出来，涌向相反的道路。
这是“威严”，宝贝，
雪落到下水道之后
可能是黑的
你仍未确认的，
也许正储存在你父亲身上。
那是“火焰”，
一种转瞬即逝的洁白，
厨房风暴式的滴水声，
和我爱着你争吵中的母亲。
它落下来，甚至消失
并不意味着结束，
宝贝，这就是“生活”，
也可能不是。
在你触摸到之前，
它什么都可能。

闲散录

山中的鸟鸣，在两株木桃之间，
鸡蛋花的树冠，
像掌握了人类的语言，
在微微颤动。

清晨，和妻子说到的无目的，
是池塘边缘的青苔痕迹，
一只活过冬天的蝗虫在上面
爬来爬去。

那短暂，令人敬畏，
又充满露水沾在薄雾里的激动。

在边界找到黑暗前，
兰花丛间的一块鹅卵石，
像只鸵鸟，
斜躺在经验的光里。

哦。妻子的白鹭，
正飞过郊外的香蕉林。

妻子的手

“你的鱼尾纹”，妻子的手，
在我的眼角滑动。嗯，生活的
样子。我在接受不可逆的
改造：面对一面钟，现在是
妻子的手。“你的抬头纹”，
它滑动到我的额头，像笨重的
秒针，在做一场实验，
那迟缓的力量在教育我，
从来没有赞美，只是在我脸上
轻轻地抚摸，然后冲我说话，
“这是法令纹”，那里有你经历
的早晨和夜晚，有雾气
和屋顶，具体的树冠和
短暂的恒星……有妻子的手
留下来的气味，从深夜的漆黑中

伸过来，像一束从不停顿的
亮光，追着我要完成一次倾听。

虎头湾或其他

一片褐色的滩涂
多出几根耸立的瘦树干
散落在鱼排周围
海鸟有时会停下觅食
它尖尖的长喙在翻动什么
并不被我们察觉
黄昏将至，潮水即将漫过
裸露在外的礁石
当你弯身捡起一枚苦螺
是否惊异于那真正的声音
从陡峭的密壳里
寄居蟹伸出风暴式的钳子
像在搅动
居住于自然边缘的我

风暴眼

黑沉沉的乌云，
像父亲严肃下来的脸，

在车后座，我向老朋友说
“我们正驶向风暴的中心”

有什么重新被需要，
父亲的口吻，开始像雨的鼻息
落在一棵羊蹄甲上。

“孩子，去享受
那些少的事物。”

父亲不是别的，
是严肃背后，多出的部分。

致南京 ——赠吾友许钧

[法] 勒克莱齐奥 诗 施雪莹 译 许钧 校

这首先是一条河
汹涌，绵延，绿中杂着内河水的黄
扬子江
非是它从南京穿流而过
而是南京城浮在江面上
宛若一叶系在山边的古筏
青绿的江水
分支、汇聚、交错，滋生出
长云如蛇，漫天湿润
遍笼在人类的所有造物之上
还有城里的每个居民
每一个男人、女人、孩子
都属于这条河流，
属于这一廊烟波。
别忘了距今一千四百年前
诗人李白的漫长漂泊
记得他来到南京城
于凤凰台拾级而上作一声道别
当时江面银光熠熠
一如今日

“凤凰台上凤凰游，
风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

晋代衣冠成古丘。”

流水之愁涌上诗人心头
亦渗入古老的城墙
直至向天际敞开的中央门楼
它坐拥玄武湖的沉泥之岸
还有大片伸向天空的荷花
秋天，紫金山灼灼如火
触动江边儿女的心
南京是扬子江的杰作
一如马图拉诞于亚穆纳河
孟菲斯是尼罗河的造物
而巴黎是塞纳河的女儿
江河是一条独特的文化之路。

与中山路的摩天大楼相对
琉璃塔倩影依稀
曾经的世界第八大奇迹
（异乡游人如是说）
越过城市上方的云雾
我听见鼓楼传来
宣告日暮的鼓声

正午，阳光下，在南秀村，
毕飞宇笔下的盲人推拿师
在店门口抽着烟
嘴边挂着一抹难以参透的微笑

更远处，有时我会擦肩错过
赛珍珠长裙上的绸缎窸窣

夏日，南大校园里
老妇人蹲在地上捡拾银杏的果实
气味奇特却极尽美味
一天却不能食过十颗……

矮木丛里的瘦猫正在蹲捕小鸟

南京是我英雄的城市
她抵御过残忍的日本士兵

南京是拉贝先生的城市
他打开家门迎接被刽子手追赶的市民

南京城无时无刻不将时间重叠
无论过去还是未来
明代云锦的蔚然紫气
吴地迷人的神奇国度

龙蛇绵延而去
随云至仙林，跨扬州
直到螃蟹沉睡的沼泽
直到停满白鹭的湿地
我遇见今日的生者
和昨日的生者
彼此交谈，互相握手
机灵的出租车司机、小商小贩
街角拉琴的艺人
缝补旧衣的裁缝
学识渊博的书法家、艺术家

在这座城市的街巷之间
在丘陵与庙宇之间
在水道纵横之间
扬子江创造出了一个永恒之实

我想象着某一日天涯客李白落脚酒家
为南京写下这首美丽诗篇：

风吹柳花满店香，
吴姬压酒唤客尝。
金陵子弟来相送，
欲行不行各尽觞。
请君试问东流水，
别意与之谁短长？

让-玛利·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系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京大学名誉教授。2018年10月25日，勒克莱齐奥应邀参加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的“城市发展与文化多元论坛”，在该论坛上朗诵了这一首诗。